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数据

摇词典·词汇·术语 郑述谱著 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 月 日

摇 陈 阜 苑 原 圆 的 原 圆 的 原 圆 原 怨

摇 I 援词...摇 II 援郑...摇 III 援(外)语—词典学—文集

②(外)语—词汇学—文集 ③(外)语—术语学—文集

摇 IV 援员 原 猿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员 原 猿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于克广

词典·词汇·术语

悦)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员 原 猿 号

郑述谱著

出版发行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摇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员 号楼 (员 原 猿 号)

网摇址摇 悦)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员 原 猿 号

印摇刷摇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摇本摇 员 原 猿 厘米 员 原 猿 厘米

印摇张摇 员 原 猿

插摇页摇 圆

字摇数摇 员 原 猿

版摇次摇 员 原 猿 年 员 月 第 员 版 员 原 猿 年 员 月 第 员 次印刷

书摇号摇 陈 阜 苑 原 圆 的 原 圆 的 原 圆 原 怨

定价: 员 原 猿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黑龙江~~—~~黑龙江~~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龙江学人卷》这一选题的策划者,为黑龙江大学教授刘敏中先生,在“龙江学人卷”(第一辑)的作者选定、稿件组织、编委会组建、体例编排、拟收学科等方面,敏中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因而他理所当然地被公推为该书的主编。此书问世不久,便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国内外相关学者,盛赞此书,此书也于问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次印行。这期间,敏中先生已着手策划该书第二辑,并于 1995 年 9 月拟定了第二辑的作者与书目,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专题向省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因该书第一辑已被列为省重点工程项目),有关领导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也将该书(第二辑)列为重点选题。令人痛惜的是,此后不久敏中先生突遇车祸,溘然长逝,此书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者,我社也失去了一位最可信赖的朋友、学者。生前,敏中先生十分热心于本丛书第二辑的出版,可以说尽了他自己的最大努力,这种努力没有任何的个人功利色彩,完全是为着推动龙江乃至中国的学术进步,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著述计划而倾全力于此事。在敏中先生的积极组织下,第二辑书稿已全部完成。敏中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为中国学术进步而孜孜以求的崇高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使我们不能不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否则,我们就无颜面对学术界的各位学者,无颜面对热切期盼该书问世的广大读者,更无颜面对敏中先生的在天之灵。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同作者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力争此书的早日出版。考虑到此书的历史原因和敏中先生的重要贡



· 摇圆

献,也为着纪念这位为黑龙江学人、学术的进步,为祖国的学术繁荣不懈奋斗的可敬可佩的学者,我们仍将敏中先生作为这一辑的主编。

该辑收入著名学者吕冀平、刘敬圻等 15 位学者的文集,内容涉及语言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辞书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等学科,反映和代表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诸学科的最新成果,对于推动国内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辑诸学科的内容,除观点前卫外,仍贯穿了上一辑“思”的理念:有面对学科建设之思,有面对社会发展之思,有面对人类灵魂之思,有面对中国未来之思。相信这些学人之“思”,能给广大读者带来更多的人生、学术与社会的思考,启发更多的人将“思”付诸于“行”,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的学术,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迎接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该辑的出版距上一辑已有四五年的时间,因而该辑所收文稿在时间跨度上较上辑有所突破,即不限于 1985 年,近年来诞生的新的学术成果,理当收入。

在敏中先生逝世后,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丁立群、邹少华诸先生做了许多组织工作,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0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总序	(员)
自序	(缘)

词 摇 典 摇 篇

《辞源》与《辞海》的两种不同定义	(猿)
对辞书学学科地位问题的几点认识	(员)
附文：“理论词典学”概念的范围与内容	(员)
“词典学”解析	(圆)
语义学与词典编纂	(圆)
消极词典与积极词典	(猿)
类义体系比较	(源)
语言单位与词典的类型及结构	(源)
与词典类型有关的几个问题	(缘)
试论词典的类型划分	
摇摇——兼析两部“翻译词典”的属性	(缘)
认识历史词典的特点	
摇摇——读《现代俄语历史词源词典》	(苑)
辞书体例漫议	(苑)
也谈有关双语词典的几个问题	(愿)
外汉词典释义比较初探	(怨)
汉语与外语词典义项划分之比较	(员)



· 摇圆

聚合关系与词义描述

- 摇摇——表示“отделить”意义的动词群的释义分析 …… (员源)
- 对大型俄汉词典选用书证的再思考 …… (员源)
- 《大俄汉词典》四个常用词条目分析 …… (员缘)
- ОГЛЯДКА 一词编写手记 …… (员源)
- 双语词典编纂如何利用蓝本资料 …… (员源)
- 汉外教学字典编纂构想 …… (员源)
- 达里和他的词典 …… (员源)
- 《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 …… (员源)
- 约翰逊与他的词典 …… (员源)
- 附文 规范的实质及确定规范的标准 …… (员源)
- 卡萨雷斯的《现代词典学导论》 …… (员源)
- 关于词汇教学的几个问题 …… (员源)
- 从《大俄汉词典》到《俄汉详解大词典》 …… (员缘)
- 回顾·思考·心愿 …… (员源)

词摇汇摇篇

- 结合双语词典编纂开展词汇对比研究 …… (员源)
- 《词汇对比研究》一书的“引论”与“结束语” …… (员源)
- 构词的语义问题 …… (员源)
- 词的语义结构分析 …… (员源)
- 关于语义虚化和语义吸附 …… (员源)
- 国际词素与国际词 …… (员源)
- 由“知识爆炸”说开去 …… (员源)
- 也谈“ДОЦЕНТ”的译法 …… (员源)
- 由“面的”说开去
- 摇摇——构词对比研究琐记 …… (员缘)



关于词的“ИДИОМАТИЧНОСТЬ”	(猿猿)
词汇对比研究实例分析	(猿猿)
从一则小幽默说起	(猿猿)
俄汉语中表动物词转指人现象之比较	(猿猿)
借代在俄汉语中引申词义的作用之比较	(猿猿)

术摇语摇篇

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	(猿猿)
关于术语及术语学	(猿猿)
概念、词义及其他	(猿猿)
从“概念”一词的释义说起	
摇摇——兼论词义、概念及其关系	(猿猿)
“语文学”求解	(猿猿)
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	
摇摇——术语学读书笔记	(猿猿)
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猿猿)
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	(猿猿)
术语学与语言学	(猿猿)
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	(猿猿)
术语学的研究方法	(猿猿)
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	(猿猿)
试论术语的定义	(猿猿)
科学语言·专用语言·次语言	(猿猿)
高等学校应开设术语学课程	(猿猿)
给术语词典学以应有的地位	(猿猿)
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	(猿猿)



总摇摇序

从经济乃至物质的角度来评价历史,自然会得到较多的赞同;而且,经济的物质的发展水平,果然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判断人类文明水平的尺度。这一点,我们翻开任何一部历史书都可以得到印证。但是,到了以 1949 年为起始的 1979 年后的今天的中国,我却宁愿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评价历史,这个角度就是:人的思想与境界。

当然,一般说来“思想境界”一语似乎有些虚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把目光集注于人类发展的某块解剖学意义的切片上,而是站在黑格尔老人的历史感的立场上;或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立场上;或者,站在爱因斯坦的进化观的立场上,则易于理解这一问题。

宏大而漫长的物质史、自然史及至人类史,就是在统一地表征着这样的真谛:生命现象是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精神现象是生命现象发展的高级阶段,精神现象水平高下的标志,就是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下。它们确乎构成一个自低到高的、级次性的发展系列。

所以,我心悦诚服地赞同爱因斯坦如下言论:

摇摇我绝对深信,世界上的财富并不能帮助人类进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对这事业最热诚的人的手里也是如此。^①

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是让它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



· 摇圆

境界的工作 ,并且由此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①

那么 ,这里的思想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它的内涵应有如下诸点 ;

智力、情感的健康发展 ;

人格意识 ;

对知识的追求 ;

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热情 ;

信念的执着 ;

对意志独立、精神解放的渴望 ;

对世事、人生发展的美好憧憬与从容应对 ,以致内心澄明 ;

对自然的存在、秩序、奥秘的欣喜与挚爱 ,以致气象恢宏 ;

如此等等。

这些看似虚空的东西 ,当进入历史的时候 ,样样都是具体而真实的。

这并不是书生的虚言。

我钟情于“思想” ,因为 ,所谓“灵魂” ,就是它。

我赞赏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 ,而不管哲学家们怎么说。它蕴涵着一个极其明白而又极其深刻的道理 :我“是”我的明证 ,就在于我思 ,而我吃着 ,无论吃什么 ,都不是对我的确证。

我惟有被确证 ,我才会“有”水平和境界 ,我才有意义。

人的进步 ,就是思而有所悟 ;人的进化 ,就是对思之思 ,以致思思不已。

所以 ,思的水平就是人所达成之境界。

所以 ,国民思之水平 ,就是民族、国家所达成之境界。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 猿卷第 猿页、第 猿页。



所以,思的境界的提高,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才是最终的解放。

所以,一切教给人之思的,激励人之思的,解放人之思的,都是至美、至善的。

我就是以这样的,或可能被讥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为主要依据,来评价 1949—1976 年中国的 27 年间的历史的。

难道当我们以这种观点来审视中国过去 27 年的历史的时候,反思 27 年来我们自身的时候,不觉得那些仿佛虚空的东西都一桩桩地化为具体而真实了吗?

我认为,1949—1976 年间,中国历史的最难得的、超乎人想象的变化,就是她让她的人民思了,激励她的人民思了;她的人民会思了,她的人民思出境界来了。

如果你并未囿于思的任何单方面或纯个体之间的褊狭之见的话,你肯定也看到了 1949 年后的中华民族的境界的提高。

我们应为此而欢欣。

学人思着,亦复思别人之思、思民族之思、思国家之思。

学人以其独特而庄严的方式表达着其所思之种种,故谓思想家。

中国当代的学人以思想家之姿,“制造”着关于 1949 及其后的 27 年来的中国的思,于是,他们有了著作。

那著作里涌动着 27 年来中国人的思之潮,——它的契机、发端、过程和所达成的成果、境界。

鉴此,于 1976 年秋,我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建议编辑一套“1949—1976 年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丛书。我以为,这可能成为中国这 27 年的一种民族进步史、社会文明史。

这一建议得到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慨然且欣然的支持——政府拨款、定为“部长



· 溯源

工程”等等。

“丛书”定名为《~~龙恩—龙恩~~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龙恩—龙恩~~——指明思之时限；

中国，——指明思之空限；

学术，——表征着学人之思的方式、形态；

前沿性，——表征着学人之思的时代性、尖端性；

论题，——表征着学人之思的对象、问题。

但是，可惜，作为思在黑龙江这块土地上的我，学养瘠薄，视野狭小，勉强敢于对黑龙江学人的一小部分著作进行学术编辑，而将“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的其他著作，暂付阙如，留待堪其任者。以故，“文存”的第一批称为“龙江学人卷”。

事实上，即便仅就龙江学人 ~~国~~年间的学术著作而言，所该选择的也不应仅如所呈现给读者的 ~~部~~。此项工作的诸般不妥，自是分明；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以此 ~~部~~为先头而已。

但愿后续可期。

刘敏中

~~龙恩~~年 ~~猿~~月 ~~龙恩~~日于黑龙江大学

自摇摇序

词典、词汇、术语——用作本书书名的这三个词可以看作是反映我一生主要业务经历的关键词。我于 1950 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到 1956 年,一直从事俄语实践课教学。除去“文化大革命”期间丧失的宝贵时间,实际从事教学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1957 年初,我从教学岗位转而从事词典编纂工作,先后参与编写《大俄汉词典》、《俄语 1950 年常用词词典》、《苏联百科词典》、《俄汉详解大词典》等多部颇有影响的词典。其中编写时间最长的《大俄汉词典》与《俄汉详解大词典》曾分别荣获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1983)和第三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1985)。这当然是整个编写班子的集体荣誉。作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我自己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不断地成长与进步。这段业务经历,前后大约 10 年,占去了我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期间,我结合词典编纂工作的实际,学习并思考一些问题,写下了一些文字。1985 年我应邀出席了仅有十几名代表出席的首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从那以后,我便正式地步入了辞书界。除了辞书界的学术活动,我还多次参加了汉语词汇学界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在这个圈子里,我能学到的新东西似乎更多,我较为熟悉的国外的特别是俄国的研究状况,每每也能引起汉语界学者的兴趣。这也许就是跨学科交流通常所带来的益处。1990 年,在多年与我合作编写词典的大部分同仁退休之后,我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术语学理论研究。这一想法得到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鼓励与支持。1991 年,由我主持的俄罗斯术语学

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一旦着手这个题目的实际研究,我才发现,一方面,我此前所做的词典与词汇方面的工作与术语研究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从这一意义上说,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的铺垫,后者也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延伸与拓展。另一方面,术语学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学科。我所立下的研究课题只能是对这一学科领域做初步的踏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采掘的“富矿”。尤其是在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会产生“术语爆炸”。术语学理论研究不仅具有必要性,甚至还带有很大的迫切性。可惜的是,人生苦短,我已经自感年迈力衰,无力再挖山不止,只能发出几声近乎壮志未酬的慨叹。

当初我被选来编词典,纯属偶然。我想像不出,如果我不编词典,今天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回头搜集与编辑这些文章的感觉,很像是整理旧照片。我顺着当年留下的足迹,又一次重温了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有兴奋,有满足,有反思,有联想,有遗憾,有自省,也有新的构想,新的寻觅……

我要感谢《辞书研究》、《外语学刊》等杂志的编辑部。这些并不茁壮的幼芽当初能够破土而出,得益于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还要感谢最初邀我加入这套丛书的刘敏中先生。他的突然离去使本已开始的编辑工作搁置了一段时间。如今,书稿即将付梓,他的音容笑貌不禁又浮现在眼前。他若在天有知,定会感到一点欣慰。是为序。

郑述谱

2004年 5月 5日缘于黑龙江大学



词源考释的两种不同定义



· 摇

.



《英汉大词典》的两种不同定义

□英语里的 **《英汉大词典》** 或俄语里的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一般译作“词典学”、“词典编纂法”, 这意思似乎很明确, 没有什么疑问。但是, 如果查阅几本西方和前苏联出版的不同工具书, 就会发现一些引人注目的差别。

在 19 世纪德国出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里, 读者可以查到“词汇学”(**《英汉大词典》** 条, 也可以找到“词典”条, 却查不到“ **《英汉大词典》** 条。但在“词典”条的说明里, 却用了“ **《英汉大词典》** 一词, 是作为“词典技术”的同义语使用的。也许那时 **《英汉大词典》** 还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科学术语被广泛使用——我们不妨暂时作这样的解释。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距今过久, 也许不足为训。然而, 查阅一下《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这样足够权威的工
具书, 我们仍不免感到失望, **《英汉大词典》** 也没有列为条目, 而与此关系密切的“词典”却是“有案可查”的——看来, 我们先头的解释有点说不通了。英语语词词典的释义似乎对此做了注解, 朗曼词典的释义是: **《英汉大词典》** 是“编写词典的方法”, 牛津大词典的释义是: **《英汉大词典》** 是“编写词典的技艺”, 他们都把 **《英汉大词典》** 看成是“编写词典的方法”或“技艺”, 而不是一个“学科”, 那自然不一定要列为百科条目。

俄国和前苏联出版的工
具书却与此不同。19 世纪末出版的格



· 溯源

拉纳特兄弟的百科词典,已经把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列为条目,并把它释为“为编写词典对语言中的词汇材料进行加工的科学方法”(注意“科学方法”四个字)。192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把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释为“编写词典的工作”。这比“科学方法”似乎有点降格。但在 1934年和 1937年的修订版里释为“研究编纂词典的实践和理论的学科”,1954年出版的一卷本《苏联百科词典》则把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释为“研究编纂词典的理论与实践的学科”,即把“理论”提到了“实践”的前面。

西方和苏联的权威工具书对这一词的不同解释,反映了双方权威学者的观点分歧。这可以从不少有关著述中找到证明。

著名的西班牙词典专家卡萨列斯在他的《现代词典编纂法引论》(1954)一书中,在比较 造词学(Лексикология)和 词典学(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时,说得很明确,词汇学是从一般科学角度来研究词汇的,而词典编纂法主要具有实用意义。按照我们词典里所下的准确定义,就是“编词典的艺术”。当然,如果编词典的人对当代的词汇学没有相当研究,不善于利用词汇学已有的成果,那就谈不上是一个像样的词典编纂者。但是,任何时候都要把研究人员同实际工作人员加以区别。研究人员的目标是确定一般原则,创造理论,试图找出规律,以便根据这些规律建立某种体系,而实际工作人员则不能离开地面,他的任务是把某种语言的全部词汇搜集到一起。明了这一点,我们才能领会 词典学(Лексикология)与 词典编纂(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这两个词尾正确反映出来这两种工作的差别。词典(Λεξικόν)在希腊语中表示“词”、“言语”、“言词”、“神的启示”,即一系列最庄严的概念。因此,凡是以前缀(Λεξικονομική)结尾的词,都专门表示包罗很广或宗旨远大的科学、论文、研究、议论等。相反,词典编纂(Λεξικογραφία)则表示一种具体活动,一种物理作用,不论你是用笔,用刻刀,还是用光在底片上留下某种痕迹,或者用针在录音片上留下一道道沟痕。虽然由于转义的结果,词典编纂(Λεξικογραφία)一词不仅表示“写”,而且表示“描

绘”(这种意义给它的语义增加一定抽象的意味),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掉它那质朴的意义。^①

著名美国学者,多部美国俚语词典的编者帕特里奇(裴援那)毕生从事词典编纂工作。他称自己的最后一部词典,是他多年“探索的成果”,是“词典编纂法的高超艺术”(裴援那)。另一位词典专家,韦伯斯特词典第三版的主编戈夫(马援那)在《语言学与词典编纂法的成就》一文中也说:“词典编纂学还不是科学,看来,它永远也不会成为科学。但是,这却是复杂的、细致的、时而占据整个身心的、要求有主观的分析、随意的决断和直觉的论证的艺术。”(裴援那)裴援那应邀来我国讲学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词典部总编辑罗伯特·伯奇菲尔德也认为“词典编纂学是……有几分神秘的艺术”^②。

前苏联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则与此大相径庭。其中尤以著名语言学家、科学院院士谢尔巴为代表。他在《法俄词典》的前言(裴援那)中指出:我认为我们的一些很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对待词典工作的轻视态度是极端错误的,正因为轻视,所以他们中几乎无人问津词典工作(在旧时,这件事往往是由那些学无专长而只是为了挣几个钱的一时的爱好者做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这么个荒谬的名称——“编”词典。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我们的语言学家,尤其是我们的词典的“编者”没有看到,词典工作必须具有科学性,而绝不是机械地对照一下某些现成的语言单位所能了结的。他特别强调词典编纂工作的创造性,还将词典编者和作家的

① 石肆壬:《词典学论文选译》,商务印书馆,裴援那年,第缘页。

② 罗伯特·伯奇菲尔德:《词典编纂学》,商务印书馆,裴援那年,第怨页。